

大衆讀物

(小說)

趙樹理著



小經理

857	7
19	

新華書店印行

857.7
197

理 經 小

著 理 樹 趙



3 0538 6401 7

101645

小經理

趙樹理

小經理叫三喜，是村裏合作社的經理，說他『小』，有三個原因：第一是他的年紀小，纔二十三歲；第二是小村子的小合作社，只有一個經理和一個掌櫃；第三是掌櫃王忠瞧不起他——有人找掌櫃談什麼生意裏邊的問題，掌櫃常好說：『不很清楚，回來問一問俺那小經理。』說了就吐一吐舌頭做個鬼臉。

這三喜從小就是個伶俐孩子，愛做個巧活：過年過節搭個彩棚，糊個花燈，比別人玩得高；說個話，編個歌，都是出口成章，非常得勁；什麼活一看就懂，木匠、石匠、鐵匠缺了人他都能配手：村裏人都說他是『百家子弟』。因為家窮從小沒有唸過書，不識字，長大了不甘心，逢人便好問個字，也認了好多。不過字太多了，學起來跟學別的不一樣，他東問西問，數起來也認了好幾百，可是一翻開書，自己認得的那些字都不集中，一張上碰

不到幾個；這是他最不满意的一件事。

三喜入共產黨，只比他當經理早三天。這村是個自然村，只有四個黨員，算是一小組，附在行政村的村支部。八月間村裏開鬭爭會，鬭爭合作社的舊經理張太。

原來這張太是個放高利貸起家的，抗戰以前在村裏開了一個小雜貨舖。說『雜貨舖』只是個名，常是要啥沒啥。賣的東西比集市上貴一半，沒人買。張太根本不憑賣貨賺錢，就憑的是放債。村裏的窮人們，一到秋夏季和年關，都得到他舖裏去送利，窮人們談起家常話來，都說：『窮就窮到那小舖子裏，把咱的家當慢慢都給人家送進去了。』一到抗戰時期，張太看見風頭不對，把門一關，光收不放，幾個月的工夫把收得動的債都收回去。一九四二年實行減租減息，張太就只剩了一些收不起來的賬尾巴，送了個空頭人情，說：『本利全讓』，有些人還以為人家很開明，叫人家當本村合作社經理。人家當了經理以後，光人家一家的

股本比全村人的股還多，生意好像又成了人家的，人家揀賺錢的買賣幹，村裏人仍是要啥沒啥。村裏人對這事不滿意了好幾年，直到去年八月纔又翻起來。翻起這事來以後，三喜連覺也睡不着，又是找幹部，又是找羣衆；發動東家，發動西家；搜材料，找證據；講道理，喊口號；天天有他，場場有他。趕鬥倒了張太，共產黨的小組長把三喜的積極活動情形報告了支部，支部就派這小組長去和他談入黨的話。這小組長纔跟他一談，他說：『不是早就入了嗎？』小組長還只當是別人已經介紹了他，就問他：『是誰跟你談的？』他說：『我不是已經鬥過張太了嗎？』小組長說：『鬪張太怎麼就算入了黨？』他說：『搞翻身不是共產黨的主張嗎？照着共產黨的主張做事，怎麼還不算共產黨？』小組長聽他這麼一說，知道他了解錯了，纔給他解釋怎樣纔能算入黨。解釋完了問他入不入，他說：『入入入，鬥爭了這麼一回，連個共產黨員也不算還行呀？』



『也說：「不是早就入了嗎？」』

『衆人是聖人』。
三喜自參加了這次鬥爭，共產黨看起來來了，羣衆也看起來來了。張太一倒，合作社就得補選經理。頭一天晚上提起選經理這事，每個人差不多都想到三喜身上，第二天一開會，還沒_有討論，就跟決定了一樣。三喜一看這風色，一顆頭漲得好像有柳斗大，擺着兩隻手說：『不行』，可是也抵抗不

住大家的『擁護』。他說：『我不識字』，大家說：『都不識字』；他說：『我兩口入過日子，實在沒工夫』，大家說：『大家幫你生產』；他再沒說的。

說『不識字』，說『沒工夫』，都只是表面上一個說法，實際上是他怕使用不了王忠這個掌櫃。王忠這個人跟張太是一夥，侍候了張太半輩子（從張太開放債舖到後當合作社經理，都是王忠當掌櫃），



『抵抗不住大家的擁護』

村裏人說張太是嚴嵩，王忠是趙文華。這次鬥張太，也稍帶了王忠一下，不過生意是張太的，沒有他的股本，他也只是穿黑衣保黑主，跟着張太得罪了許多人，自己也沒落下個什麼，因此，大家只叫他反省了一下，沒有動他的產業，還叫他當合作社的掌櫃。大家雖是這樣決定了，三喜的思想上一時轉不過彎來，總不想跟這『趙文華』共事。再者三喜自己也不懂生意，又要向王忠領教，又怕受王忠的捉弄，因此不敢領這個盤。

大家選起他來以後，他去向支部提出困難，支部說：『羣衆既要你當，你就該克服困難，起模範作用。』他說：『我幹不了。』支部說：『你看誰比你強些？』他想想，沒有。他說：『恐怕跟王忠合不來。』支部說：『你看換上誰合適就可以聘請誰。當經理有這個權。』他想想，也沒有——村裏識字的太少，沒有擔任別的工作的，還只有一個王忠。說了半天，還只有自己跟王忠幹。

三喜一上了任，王忠果然跟他掉蛋。在王忠的思想上也轉不過彎來：第一、他雖做過了反省，可是只做了個樣子，沒有想到張太得利他這人是件不合算的事——沒有想到他是給張太當了半輩子狗，只是覺得張太是他的老主人，張太倒了，他再幹下去，對不住張太，可是又怕羣衆說他仍然跟張太是一夥，又不敢不幹



『說了半天，還只有自己跟王忠幹。』

，幹着却實在是一肚子不滿。第二、他覺着他自己要比三喜強萬倍，如今叫三喜當經理他當掌櫃，實在有點不服勁，總想看三喜的笑話。三喜上任這一天，叫他把以前那一段結算結算，交代一下。這在他本來是極容易的事，可是他偏不按平常結算的辦法來結算，事事叫三喜出主意。三喜說點什麼貨，他就點什麼貨；三喜說算那宗賬，他就算那宗賬。三喜總算是聰明人，應想到的項目差不多也都想到了，結算得也還差不多，只是手續上不熟練，化了好幾倍的工夫。

他覺着王忠這人果然不好對付，跟支部說了幾回，支部叫他慢慢說服教育。可是天啊！王忠那能把他的話放在心裏呢？他爲這個着實發了幾天愁，後來想着只有把合作社這一套弄熟了，纔能叫王忠老實一點，從此便事事留心，有個把月工夫，却也摸着了好多，只可惜自己識字太少，賬本上還得完全靠王忠。

要學賬，就得跟王忠學。他想要跟王忠說這話，王忠越發要

拿一拿架子，因此他決定不在王忠面前丟這人，等王忠不在的時候，自己翻開賬本偷偷的學。王忠晚上在家裏睡，每天晚上結了賬點了錢，就把門一鎖回去了。他覺着這是個好機會，就跟王忠說合作社晚上不可沒人，自己要到裏邊看門，王忠就把鑰匙交了他。他當王忠每天晚上回去之後，就關起門來翻開賬本研究，因為白天留過心，晚上還能慢慢看出點道理來。比方，白天入了一百二十五斤鹽，晚上找着了一百二十五斤這個碼，就能慢慢找出那一個是『鹽』字來。起先只是認字和了解賬理，後來就慢慢學着寫——把賬本上的字寫到水牌上，寫滿了就擦，擦了又寫，常是半夜半夜不睡覺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正在水牌上練習一個『醬』字，寫了半水牌『醬』，有人在外邊打門，開開門跑進個女人來，是他老婆。他問『你半夜三更來做什麼？』老婆說：『來找你！你怎麼白天白天不回去，晚上晚上不回去？家裏就沒有事了嗎？』他說：『有



『自己翻開賬本偷偷的學』

到他床上，賭氣說：『不走了！』他沒法，只好關住門；可是『醬』字沒學好，又坐上寫起來，直寫到和王忠寫得差不多才睡。

什麼事？家裏少你的什麼？』老婆說：『什麼也不少！就是少你』他說：『不要鬧！快回去吧！我還有事啦！』老婆是個年輕娃娃，不聽他的，只是跟他嚷：『不！今天晚上你不回去我就不走！』說着就去奪他手裏的筆。他把筆舉得高高的笑着說：『我是顧不上回去，你不走不會也住下？』他本來是說玩話，老婆可不敢氣的跟他說『你說我不敢？住下，裏邊又沒別人！』說着就躺

看月，

也不見三喜發急，自己反而沉不住氣，搖搖擺擺到合作社去



『他正在水牌上練習一個「月」字』

半年工夫，賬本上用的那幾個字他學了個差不多。心裏有了底，說話就硬一點，對王忠遷就得就少一點。王忠有點不高興，就裝起病來，一連三天沒到合作社。到了第四天，他去看王忠，明知道病是裝的，却也安慰了一番，說：『你慢慢養着吧，不要發急，合作社的事情我暫且招呼幾天！』王忠見他不發急，也莫明其妙，心想『我且裝上半個月看你怎麼辦？』可是真正裝了半

王忠一進合作社，三喜裝得很正經的說：



『明知道病是美的，却也要慰了一番』

天忙得也沒顧上去看你！』他也客氣了幾句就坐下了。他一坐下就想看看三喜這半月來在賬上鬧了些什麼笑話，順手翻開了流水賬，三喜還說：『你歇歇吧，不要着急！纔好了些，防備勞着了！』他一看這本賬先吃了一驚。他看見這賬上不止沒有多少錯字，連那些糧食換貨物，現錢和賒欠……一

切很複雜的賬理，一項也沒有弄錯；又翻了翻另外幾本，也都一樣，要說跟自己有差別的話，只是寫的沒有工夫些。這一下他覺着以後再不敢講價錢了，再要掉蛋就得滾蛋。滾出去便再沒有個幹的了（這合作社的經理是義務職，掌櫃却是薪水制）。他躊躇了半天，纔搭訕着說：『我這一病就累了你半月，我明天搬來吧！』三喜仍然很正經的跟他說：『你看吧！不敢勉強，身體要緊！』

自此以後，王忠果然老實了；三喜吩咐他幹啥，也跟從前張太吩咐下來一樣，沒有什麼價錢可講：每到一個月頭上，不等三喜說話先就把應結算的算出來……三喜見他轉變了，對他反而又客氣好多，他也覺着比在張太手下還痛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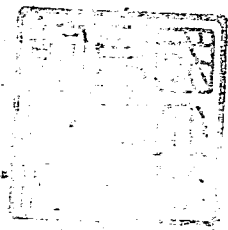
三喜把改造王忠這事報告支部，恰是支部搞立功運動的時候，就給他記了一大功。

FEB. 23 1950

直接贈



『自此以後，王忠果然老实了』



小 經 理

理 樹 趙 者 作 著

店 書 華 新 者 版 出

一九四九,十。(皖) 1—3000

